

中秋请月姑

北风

在我的故乡平原，中秋节的民俗众多，但让人感到最神秘、最有意思的当属“请月姑”，也就是民间传说中月亮里的嫦娥。

中秋节那天，家家户户早早吃了晚饭，准备祭月、拜月、请月姑。

祭月是每家每户单独进行的节日活动，只要月亮一出来，每户人家就在自家院子里摆上供品进行祭月。

拜月则是群体活动，全村男女老少齐参加，到野外空旷地方上香火、竖香杆。

请月姑的主角则是中老年妇女，整个活动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请月姑必须是月在祭月、拜月后进行。那时，银盘一样的月亮挂在天空，热闹的夜晚已逐渐安静下来，这是请月姑的最佳时辰。

请月姑的地点一般选在庭院比较宽敞的人家。院子要提前洒水，用笤帚打扫得干干净净。

当年我家附近的婶子大娘们把请月姑的场地选在我的邻居三婶家，因为她的院子不但宽敞，而且三婶是个爱干净的人，人缘也好。

待家里祭过月亮，只有三叔去村外的打麦场里和乡亲们一道“闹”，三婶和她家比我大两岁的女儿美如则忙着设祭台。祭台是她家的那张祖传下来的老式大方桌，是晚清时期的产物。我母亲也会提前过来帮忙布置。

大方桌摆在院子当中，上面摆着鲜艳的红头绳、缎子面的绣花鞋、红布、红鸡蛋、银簪子等首饰，桌子中间还摆放一盆刚刚从老石井打来的清冽的井泉水。水里面立着美如姐常用的那面长方形镜子，镜面要正对着皎洁的银盘一般的圆月。等婶子大娘们都齐后，请月姑就正式开始了。

请月姑不能有男人在场，否则月姑就不肯光临。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透过篱笆墙不出声地静静观看着这奇妙的一幕。这时，大家齐齐面朝月亮跪着，只见在街口住着八十多岁的槐树奶奶（因为她家门口有一棵百岁老槐树），拿着一把那时农户用于锁门的旧式老铜锁，这时婶子大娘们把它视为“天锁”，只听槐树奶奶口中念念有词，并对空把“天锁”打开，象征着天门被打开了，月姑就可以下凡来到人间了。

桌子前面，由美如姐和一个叫娥子的姑娘托着一个荆条编成、没有用过的簸箕，再用新扎染的家织粗布盖着，中间插一根筷子，筷子上挂着“天锁”的两把钥匙，钥匙上系着一根红绒线。

这时，面朝月亮跪着的大婶大娘们，齐声诵读：“月姑娘，月姑娘，请下月姑谈天意，门口一口井，请下月姑照水影；门前一挂塘，请下月姑玩一戏；绣花鞋，任你穿；银簪子，任你选……”簸箕里的筷子上挂着的两只铜钥匙，因为托的时间长了，手会发抖，就是在抖动中相互碰撞，发出“笃笃”的脆响，这就意味着月姑下凡了，“笃笃”的脆响是它裙子上的佩环在走路时发出来的。

接着，人们纷纷向月姑祈福。“月姑在我在下，我家何时添娃娃？”“月姑月姑发慈悲，我儿何时把家归？”“月姑月姑求你，我儿何年把妻娶？”……

山神庙

阮小籍

从前给山神爷重塑金身后，就再也不死人了。母亲听得都呆了，嘴张的老大，一迭连声地说：“快给山神爷磕头，快磕头！”我趴在香案前磕了9个头。母亲又给香案上摆了9个苹果、9个鸡蛋、9个石榴，而后又塞给那老头10块钱，老头用脏兮兮的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孩子回去就没事了……

读高中的时候，看到了关于山神庙最经典的描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迤背着北风而行。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纸钱。”

英雄林冲躲避风雪歇脚在山神庙里，坏蛋陆虞候、富安在门口密谋火烧草料场。只见林冲轻轻把石头掇开，挺着花枪，左手拽开庙门，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三下五除二，杀了坏蛋。

林冲乃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杀个把人跟杀小鸡一样容易，但林冲也有畏惧的，什么？山神庙。林冲把富安、陆谦、差拨的头都割下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便提了枪出庙门投东而去。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章看得人血气喷张、豪气顿生，恍惚间觉得自己就是那山神庙里快意恩仇的英雄，心头更增添了一份对山神庙的向往。

有山就有庙，有庙就有神，《山海经》、《太平广记》里多有关于山神的记载，《礼记·祭法》里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记得村里有个女人叫高雅娟，她很喜欢邻村的一个男人，可惜那个男人有老婆，高雅娟自杀过一次，喝药后被及时发现抢救了过来。高雅娟后来嫁给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中年男人，但不到一年就离婚了。高雅娟的心事

谁都帮不了她，就寄托于山神，离婚后，高雅娟就去了南山的那个山神庙，十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去年秋天我去伊川，从那里经过，看到她在庙后的空地上种萝卜，一脸的从容，早已不见当年寻死觅活的激烈。我喊，雅娟姐，回家吗？她还认得出我，说，给你妈带些小米，我自己种的。母亲听我说起高雅娟，叹了口气，说，这闺女性子烈，心里苦呢！山神庙大都坐落在月黑风高、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不到投无路，不到山穷水尽，不到日暮途穷，谁会去那里安身呢？

这些年身体不好，母亲一直给我四处烧香，前些日子母亲神秘地说，宜阳的虎庙村有个山神庙，保人平安很灵的，你去拜拜吧。絮叨地心烦，趁星期天去了一趟宜阳，出县城往南，爬到山顶就是虎庙村了。低矮的山神庙坐北朝南，前面是路，背后是悬崖，需低头方能进入。半人高的青石寥寥几笔刻画出山神爷的样子，看得出来是当下的刻工。走近仔细看，才发现山神爷右手拄拐，左手拿元宝，原来供的是财神爷。因为面朝大路的缘故，山神爷满身的风尘，眼睛、嘴巴、耳朵都落满了灰尘，但脚下砖头支起的供案上却堆满了红薯、花生、核桃、柿子等贡品，可见周围山民的虔诚和寄托。山神爷坐像的旁边一块石碑平地，模糊的字迹约略能看出“洛阳李某某刻于乾隆元年”字样，墙角有香烛，燃了三炷，等插在香炉时，我却不知道该在山神爷面前许个什么愿！

四十不惑，也许从心底里我就不信山神爷，也许我的愿望太多，一时却不知对山神爷从何说起。算了，人到中年，还求什么佛！

散文

散文

小时候读武侠，发现刀光剑影的江湖里总少不了一个地方——山神庙。

看看天色将晚，发现前方树林有一山神庙，遂在此歇脚，只等天亮继续赶路——这是武侠小说里最常见的安排。《笑傲江湖》里华山派掌门岳不群的徒弟、令狐冲的三师兄梁发就是死在了山神庙里；《林海雪原》里的一撮毛就是躲在山神庙里干坏事的；十多年前的电视剧《神厨》里李仁禄母子在山神庙歇脚，被胡十三追杀而来……

山神庙，江湖好汉人困马乏歇脚的地方，鸡鸣狗盗杀人越货的地方，穷人乞丐点火做饭的地方……一个很江湖的地方。

离村子不远的南山上就有一个山神庙，天高云淡的日子，老远就能看到山神庙红瓦的屋顶和庙后迎风飘舞的旗帜。村里和我一般大的王卫生7岁那年一个人就去过山神庙，害得家里人四处找，第二天下午王卫生被山里人送了回来。从此我就很崇拜王卫生，成了他的跟屁虫，可惜12岁那年夏天王卫生去河里洗澡被淹死了。五婶奶说，王卫生7岁那年在山神庙里对着山神爷撒尿，惹恼了神，被神收去了。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害了一场病，整天低烧不止，五婶奶对我母亲说，带孩子去拜拜山神爷就好了。很清楚地记得母亲那天带我去山神庙的情景——山神庙就在山路边上，山路很险，是个急拐弯的下坡路，路的另一边是悬崖，悬崖下是一潭湖水。庙里的一个老头儿白胡须很长，衣服却很脏，和我想象的江湖人士一样，只是他的手里拿的不是宝剑，而是一个红灯牌收音机，正播放豫剧《朝阳沟》，信号不好，银环的声音刺刺啦啦很不清楚。老头儿说，以前这里常死人，自

知味

津味锅巴菜

王小荣

去天津玩，那里的朋友特意带我去吃了另类的煎饼——津味锅巴菜。

朋友说津味锅巴菜其实是由山东煎饼演变而来，早年一些贫穷的山东汉来到天津卫谋生无计，就把煎饼切成柳条块，挑着打好的卤子沿街叫卖。后来几经演变越做越精，特别是它又能当干的又有汤菜的功能，尤其是改进的卤子恰和天津卫“口重”嗜咸的习惯，这道“锅巴菜”就成了天津独有、别具风味的小吃。

其实天津的锅巴菜操作过程非常简单，在用小火烧好的烙子上舀上已备好的面糊，摊成薄似纸张的圆形煎饼，改刀切成柳叶形；浇上制好的卤汁，并根据各人口味，加入腐乳汁、辣椒糊、香干片、芝麻酱和香菜末等。

我有些疑惑地问：“煎饼一泡就软，为什么这儿的香嫩而又有劲道？”朋友解释说：“锅巴菜的煎饼必须用绿豆和大米

制作，不似你们山东煎饼那般用面粉和玉米面。但也是随吃随浇卤汁，不能放置太久。”

眨眼间我吃了两碗，我回味无穷地问：“卤汁有什么秘方吗？”朋友笑说：“我做时一般先将香油烧热，投入葱花、姜末、香菜根，下大料粉、面酱，再倒入清水烧开，倒入酱油、下盐、大料粉、五香粉、姜末，最后用水团粉勾芡。味道差不多。倒是面糊有点麻烦，绿豆和大米需要提前一天分别泡好，绿豆搓皮后和泡好的大米加点点水打成糊状，要是太稀还要沉淀会。”朋友又说：“用绿豆为主料，还能解毒清热、开胃健脾、化痰滞、疗便秘。”

后来和朋友闲聊锅巴菜，朋友说，锅巴菜这种做法曾被蒲松龄赞誉“时霜寒而冰冻，佐小啜于凌朝，额泻湾而欲汁，胜金帐之羊羔。”

博古斋

黄河是中华民族摇篮，母亲河，又是东方文明的象征，在古代，滔滔黄河水是中国人民南北联系的自然险阻。然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凭着自己的智慧才能，为沟通南北，曾在黄河天险上架过蒲津、大阳、盟津、镇远四座真实的浮桥。

蒲津桥：位置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五里的黄河岸边。据《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记载：“秦公子咸奔晋，其车千乘，造舟于河。”这便是见于历史记载的最早的浮桥——蒲津桥。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桥。”唐代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改木桩为铁牛、易绳索为铁链，疏其船闸，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通典》、《唐会要》、

古黄河上的四大浮桥

阎泽川

《蒲州府志》均记载此事。此桥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元末被战火焚毁。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游览胜地。

大阳桥：又名太阳桥，位置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北。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陕有大阳故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造浮桥。”唐人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称：“大阳桥长七十六丈，广二丈，架黄河为之，在县东北三里。”此桥于北宋初年被黄河水冲毁。

盟津桥：又名河阳桥或孟津桥，位置在今河南省孟津县西南。据《晋书·杜预传》记载：“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晋晋大将杜预率军出征，‘请建河桥于富平津（又名孟津）。’”宋元以后，黄河改道，孟津段发生南北摆荡，浮桥

也不复存。

镇远桥：位置在今甘肃省兰州市黄河河段。明代洪武五年，朱元璋委派卫国公邓愈于兰州市西北七里处始建浮桥。几年后，宋国公冯胜移桥至城西十里处，取名“镇远桥”。后来，该桥又被移到现在的兰州黄河铁桥处。此桥结冰时撤掉，冰溶后架起，是一座季节性浮桥。人们称赞它为“边陲之要津，千古之伟观”。史书还记载了该桥的工程设施和架桥方法。

现如今，山河变貌，黄河上已飞架起几十座铁路、公路桥，“虎可搏，河难凭”的历史已经远去。古黄河上的四大浮桥，虽早已不复人世，但我国人民勇于与黄河天险做斗争的不屈精神却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宝贵财富。

连载

故宫的风花雪月

倪勇作品系列

故宫的风花雪月，万种风情，都将在上面，透过那生绣的帝王宫有了生命的氣息。故宫是死物，但那些画面却是活的，呼吸吐纳，永生不死。

限年代”。

南宋人热衷于对《韩熙载夜宴图》的临摹，或者与偏安江南一代的南朝小朝廷与南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有关，甚至到了明代，唐伯虎也对此画进行过临摹，只是唐伯虎版的《韩熙载夜宴图》，全画分成六幕，原来第四幕《清吹》被分成两幕，其中袒胸露腹的韩

熙载和身边的侍女被移到了卷首，独立成段，夜宴也在室内外交替进行。

这等于说，在顾闳中、李煜这些最初的窥视者之外，还有更新的窥视者接踵而来，于是，这些来路各异的《韩熙载夜宴图》，变成了一扇扇在时间中开启的窗子。一代代画者，都透过这些由画框界定出的窗子，向韩熙载窗内的探望，让人想起《金瓶梅》第八、第十三和第二十三回中那些相继舔破窗纸的滑润的舌头。

韩熙载的窗子，不仅是向顾闳中、向李煜敞开的，也是向后世所有的窥视者敞开的，无论窥视者来自何方，也无论他来自哪个朝代，只要他面对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有关韩熙载夜生活的所有隐私都会裸露出来，一览无遗。接二连三的《韩熙载夜宴图》，仿佛一扇扇相继敞开的窗子，让我们有了对历史的“穿透感”，我们的视线可以穿过层层叠叠的夜晚，直抵韩熙载纵情作乐的那个夜晚。作为这幅画的后世观者，我们的位置，其实就在李煜的身旁。

这构成了窥视的第四层权

力关系，那就是后世对前世的权力关系。后代人永远是前代人的窥视者，而不能相反。当然，所谓前世与后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代人都是上一代人的后世，同时也是下一代人的前世，因此，每代人都同时扮演着后世与前世的角色。这是，在时间中建立起来的等级关系，无法逾越。当一个人以后世身份出现的时候，相对于前世，他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一句“粪土当年万户侯”，就充分体现出这样的优越感；相反，即使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强人，面对后世时，也不得不面临“千秋罪，任人评说”的无奈与尴尬。前代人的一切都将在后代人的视野中袒露无余，没有隐私，无法遮掩，这凸显了时间超越性别、超越世俗地位的终极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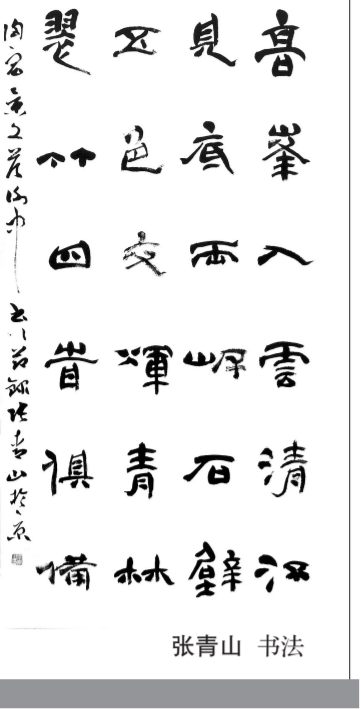
满室的秀色让韩熙载和他的客人们目不转睛，但画中的这些观看者并不知道自己也成了观看的对象，像卞之琳《断章》诗所写：“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他们更不知道，前赴后继的窥视者，将他们打量了一千多年。

于是，在这出五幕戏剧层层

打算提拔韩熙载为相，又听说了有关韩熙载荒淫生活的各种小道消息，“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于是，他派出画家，对韩熙载的夜生活进行描摹写实，试图根据顾闳中等人的画做出最后的决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幅画本质上是一份情报，而非一件艺术品。或许顾闳中也并没有将它当作一份艺术品，它只是特务偷拍的微缩胶卷，只不过顾闳中把它拍在脑海里了，回来以后，冲洗放大，还原成他记忆中的真实。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个在纵情声色方面有着共同志趣的人，韩熙载的深度沉迷，也吸引着李煜探寻的目光，在他的内心世界激起暗中的震荡，对此，《宣和画谱》上的记载是：“写臣下私衷以观，则泰至多奇乐”，意思是把大臣的秘密猥亵画下来观看，显得过于好奇淫乐。所以，在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上，李煜是自相矛盾的，既排斥，又认同。他一方面准备用这幅画羞辱韩熙载，让大臣们引以为戒，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自己是朝廷中最大的腐败分子，对韩熙载的“活法”

颇有几分好奇和羡慕，就像今天有些黄色文学是以“法制文学”的面目出现的，李煜则是从这幅以“反腐”为主题的画中，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自己的窥淫“性”程度。

但有人认为顾闳中版《韩熙载夜宴图》也在时间中丢失了，《宣和画谱》说顾闳中“善画，独见于人物……”但那只是一个传说。故宫的那幅《韩熙载夜宴图》作者是谁？没有人知道，它的身世也变得模糊不清。早在清朝初年，孙承泽就已经隐隐地感到，《韩熙载夜宴图》“大约南宋院中人笔”，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确认了这一点，认为孙承泽的说法“是可信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画研究专家余辉先生通过这幅画中的诸多细节，特别是服饰、家具、舞姿和器物，证明它带有浓烈的宋代风格，认定这幅画“真正的作者是晚于顾闳中三百年的南宋画家，据作者对上层社会的风格，而史弥远（卒于1233年）的收藏印则标志着该图的下



张青山 书法

度词·月下望

(外一首)

范国甫

身披偌大银装，脚踏无垠秋霜。五洲四海共明亮，好几个晚秋月。君子坦坦荡荡，小人戚戚惶惶。我自花前月下望，阴影向隅神伤。

台北登壹零壹

台北高楼壹零壹，越海望我大陆兮。六十三载离别泪，望梅止渴解相思。

《一战简史：帝国幻觉》

李斌

在欧洲大陆，法德之间早已存在对抗的关系。俄国实力渐增，奥斯曼帝国濒临解体，欧洲以外的世界似乎都处在分崩离析之中。柏林虽然被称为当时世界的雅典，但德国对俄国的快速发展恐慌不已。与英国争霸全球的德国，在20世纪初建立了一支直指英国各港口但却完全没有必要的海军。就在这样的各国关系中，萨拉热窝事件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的欧洲就像是一尊众人仰慕的巨像，4年之后，这片大陆面临着从经济到社会，从生活到梦幻的灾难性破碎。

诺曼·斯通在这本《一战简史》中，改变了以分析为主的历史专业写作方式，转而以叙事为主，加上新颖独到的见解，简明清楚地勾勒出“一战”这个二十世纪最重大、最复杂的论题。

诺曼·斯通，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撒切尔政府顾问，首相演讲撰稿人。现任土耳其比尔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诺曼·斯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出色的历史学家之一。

据说南唐还有两位著名宫廷画家画过同题材作品，一是顾大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宣和画谱》上有记载；二是周文矩《韩熙载夜宴图》——他的《重屏会棋图》（图18）今天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而他的《韩熙载夜宴图》则去向不明。历史上曾经有人见过这幅画，这个见证人是南宋艺术史家周密，他还把它记入《云烟过眼录》一书，说它“神采如生，真文矩笔也。”元代也有人见过周文矩版的《韩熙载夜宴图》，这个人也是一个艺术史家，名叫汤垕，他还指出了周文矩版《韩熙载夜宴图》与顾闳中版《韩熙载夜宴图》的不同，但自汤垕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证实过这幅画的存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只剩下顾闳中的那幅《韩熙载夜宴图》，这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作品。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两幅《韩熙载夜宴图》到底有哪些区别。李煜找了不同的画家记录韩熙载的声色犬马，似乎说明了他做事的小心。他不相信孤证，如果有多种证据参照对比，他会放心得多。画画的目的，一是因为他